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雜五

僧錄司右開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百丈海九則

南泉頭廿七則

鹽官安三則

歸宗常七則

乳源一則

大梅常四則

五洩一則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詞馬祖師再恁

馬祖祖於禪床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者個

更別有祖乃放舊處祖曰你已後將什麼為

人師却取拂子呈之祖曰只者個更別有師

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振威一喝後檀

信請住大雄山岩巖峻極故號之百丈師謂

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

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頌曰

每曰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

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悟了遊

方却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

解良馬何曾離得鞭元佛印大寂雄拳再會

時相將汗屢草離離元佛印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

俱靜總不知元佛印一喝叢林辯者稀耳聲

今古強針錐燈籠拈掌呵呵咲露柱伍頭却

皺眉伍頭却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

風雷傍人拈掌呵呵咲自有知音吐舌來顯

珠放收誰道沒說說漏泄機關見也麼一  
 喝如雷聞者喪耳聾三日未為多佛卷末未  
 明大智弄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斬浪絕流  
 全體現一體三日孰知音無聲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真淨頭視拈來事已同

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分  
 明三日聲佛目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  
 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岳摧看看平地波濤  
 起保軍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  
 音當時一喝聲三日無見無聞直至今海  
 兩霽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按

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上方放去  
 拈來更有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  
 餘事翻笑蟾輪對落暉天宗北府馬駒一喝  
 大雄峯聲入觸髓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風錄無百丈重來叅馬祖  
 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聾須知別

有親聞處珠山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連  
 呵宜偶然打破盡瓶歸去後從教千古黑漫  
 漫師羊掛拂連呵耳便聲袖僧奚苦驗宗  
 風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岳三峯倒卓空龍門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  
 耳聾風過樹累他黃蘗喪兒孫鼓山馬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脚下表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  
 烈火中權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峯  
挂拂親違喝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為君重提提  
 要知三日擊大地如塵未楚失踏  
 着船頭把釣竿浪鹿風緊得魚難翻  
 思幾處雲為兩只見四方爭出山  
 真山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  
 寶劍拜磨礮要明馬祖當年喝  
 大地山河盡耳聲深交迅雷吼破澄潭月  
 當下曾經三日聲去却膏育必死疾  
 叢林從此有家風虎丘陸陸一喝非唯三日聲  
 龍威虎勢也潛踪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劫全思父子相將草裏遊  
 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

一震驚天地直得滄溟絕點流懶甚頂門  
 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  
 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若無馬駒跳踏非  
 驢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擊猶可恠護  
 勞灼卜聽虛聲杜巷喝聲絕處怒雷收喪  
 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  
 破除休石巷真金無變色因甚擊三日一  
 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肯堂風雲會合又  
 相期靚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迫西  
 河師子却生兒龍牙世路風波不見君愁  
 賜暗寫共誰論迅雷繞震清甍起白日一天  
 星斗分林卷疋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

勢難開忽然一棒鐘聲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和野雲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暗消魂  
 看來豈止聲三日直至如今海岳昏 雲卷珠  
 碎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鬪髓空偷心死  
 盡難為語忽見金鳥出海東 虛堂居  
 馮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堅拂因緣此二

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馮曰  
 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  
 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  
 盡是唱導之師馮曰如是如是頌曰 家肥  
 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  
 孫 孫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

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  
 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扭師鼻頭師負痛失聲  
 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  
 此契悟頌曰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  
 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繞扭綱宗道可增  
 野鴨子如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

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貴顯 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  
 孔扭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流  
 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  
 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去  
 滋 野鴨過前溪千峯 寒色相顧不知歸

未免資傍擊扭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  
 青霄雲山海月渾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佛經 革  
 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  
 閑皮革十字縱橫一任穿野鴨 野鴨野鴨  
 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鼻  
 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大千 野鴨野鴨勢  
 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極著平生痛短  
 綆毋勞繫鼻頭野鴨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  
 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船揚 心燈  
 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扭得鼻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穿珠川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察哀哀  
 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  
 耶師曰無曰你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  
 師扭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  
 師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  
 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甚說祖  
 曰是伊會也故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  
 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  
 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  
 同事問然頌曰 一四思想一傷神不覺反  
 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關不徹水流湖下太忙  
 生道門 有時笑有時哭慈喜交并暗催

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無山果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  
 音徹九天風前誰解照芳躅妙峯 哭不徹  
 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擡頭腦後三斤鐵松源 百丈因過山五  
 峯雲崑侍立次師問過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瀉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詳向汝道  
 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  
 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崑崑曰  
 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頌曰 却請和  
 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之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三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

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  
 鷄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  
 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即盡  
 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弟也  
 有贏錢弟怨兄蘇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  
 所不到杲日騰騰海面紅清風凜凜霜天晚  
三 和尚也併却後人莫踏前人脚其餘  
 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  
 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  
 青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  
 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

火存機變堪笑人未拏虎鬚無 巍巍獨  
 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未挨白  
 刃立為蓋粉在誰躬正覺 巍巍獨坐大雄  
 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捧頭開正眼隔雲  
 千里望長安野軒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  
 歌謔滿路岐任是通身鋒刃者到未無不怒  
 降旗漢印信 大杖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  
 有權稍若錯傳王今者腦門須喫棒三千百  
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  
 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保壽勇 獨  
 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  
 難通寶峯祥 清風括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

大權哮吼一聲岩洞裂更無狗迹到門前佛  
慈 營裏著盞雪中送炭終拏虎鬚捧頭有  
 眼惟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石頭關圓悟  
 勤雄峯獨坐不蒙歲投敗分明已見賊設或  
 更求奇特事野狐涎唾諸方無際 百丈  
 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  
雞瓦  
 奇特明月難教下碧空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  
 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人不退師  
 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  
 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  
 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陷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札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你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个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靈源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為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文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尔

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沈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歲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百文 老人當日曾祇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駟難追累他百文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迷得須彌赴滄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元佛印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海印信 問來蒼去盡因緣流落窠區數百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詳然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查  
 大雄曾决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  
 不昧如未曉年華又歷幾秋春照覺 五百  
 生前墮野狐元未用處太心魔一字尚能招  
 是報那堪心地更糶糊詳 大雄山裏大

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令傳家國靜狼  
 烟無使息亨途三 相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  
 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  
 標任縱橫野狐跌入金毛隊大 五百生  
 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真 二 大治紅爐烹佛

原祖規模銘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  
 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  
 網寶 百文親曾見野狐為渠叅請太  
 心龐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狐涎盡也無枯  
 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  
 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

飛一鷄詳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  
 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得舒卷縱橫疾似風  
 蛇史 臨機只為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  
 蛇女已歸霄漢去獸郎由自守寒爐同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攬眉到頭自  
 有榮身計蓋代之功復是誰道 入骨愈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難據背楚復投兵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寂寂鎮八隅黃龍大智虛明  
 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烟霄裏  
 列耀分輝拱北辰雲漢百丈堂前驗野狐  
 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  
 場拈虎鬚殊方山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味  
 落有差殊鴻門一路開雙扇那箇男兒是文  
 夫上方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弄  
 見文殊馮山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  
 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南漢大雄山下古  
 路縱橫野狐岩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  
 花獨有清香來撲鼻佛心不落分明不昧

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斗方見  
 臨危不悚人殊山化形未問大修行當下  
 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  
 干鳴孟孟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墜難逃  
 太虛窳廓一往迢迢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  
 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圓悟  
 醉眠醒卧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  
 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龍門不昧  
 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  
 對重舉示諸人諸人會不會萍蕪斷處是青  
 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文殊修行不落與不  
 昧盡作野狐涎唾腥拾取娘生窠和口抄開

雲路及雷霆佛者松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  
 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  
 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  
 曝佛性泰一言總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兩  
 是水不作兩般聲佛性肉百丈野狐兩耳卓  
 朔脫弓不昧墮弓不落不昧不落何是何錯  
五  
 看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寥廓珠山  
 百丈野狐塞馬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草書鼓  
 山此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於  
 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个慈布袋在山  
 果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明鏡當臺鑿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

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有  
 百丈野狐語至言麓但薩阿竭吾有吾盧羊  
者其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兩西風急  
 近火轉加寒道其真不落巖鋒不昧分要伊  
 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真津丈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寐  
 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休前撞入葛藤窠阿呵  
 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  
 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天壹  
 壹舍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  
 蒸地喚回打個筋斗亦壹壹諸觀五百生前  
 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塵然殊可怕人人

盡道野狐精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  
 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說鷲鏡臺前雲  
 鬢斜白楊順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  
 野林一夜涼風生盡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坑埋却尼無身處不是翻濤手使誇誇海鯨  
 由基方撚鐵枝上衆猿驚一人道不  
 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  
 如粉碎自得乘大火聚燒太虛空達磨不  
 會眼瞎耳聾塗素策不向東山久蓋蔽幾度  
 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正堂并世人住  
 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羸得風流五百生青堂充百丈堂前辨野  
 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鴛鴦水上浮重岩安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  
 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信詮無繩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晉化搖鈴鐸蘇州  
 定慧信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未聞  
 富東僻掛葫蘆或菴休不落不昧誣人之罪  
 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  
 自西還自東三峯印不落不昧東倒西插鐵  
 屏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且無造作誠哉  
 是言不從人學月林觀不昧不落錯錯錯  
 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實難摸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  
 落見他山天目九隨孤身與脫孤身葉落花  
 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  
 人扑翁結大雄山下老孤精千古叢林惱殺  
 人若遇金毛師子子看伊無處著渾身石卷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淡下滄海乾枯  
 幸卷味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  
 焉錯無門不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  
 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額  
 下有鬚直坐愚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僧聞鉏  
 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

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與飯去  
 來師乃笑頌曰 孰云意在鑽頭邊一擊圓  
 通徹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冷且莫與人  
 傳水卷一風前一曲動離愁那个行人不舉  
 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無中  
 能天生个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  
 差弥收拾了却來空手叙寒温前第故百丈  
 因一女子作一登婦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  
 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来一時  
 埋却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  
 嗥嗥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承  
 陽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

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為親延壽惠百  
 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  
 個人便歸方丈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  
 逢劍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  
 作麼行本竟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兩馬社示衆曰喚作如  
 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頃向異類中行歸  
 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  
 郎又恁麼去也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披  
 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枕  
 玩兒孫保寧勇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

之在後明眼衲僧難滅其口佛日才喚作如  
 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護因欽涅槃寂滅本無  
 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  
 夜聽木雞鳴本竟一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  
 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  
 州曰和尚林教誰與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  
 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 普賢昨夜闢  
 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令從  
 茲王老一時無佛印元彩雲影裏仙人現手  
 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  
 紅羅扇佛印元鴛鴦綉出世無變好手元來

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佛燈功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  
未到月空昌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  
異音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  
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圓悟  
勤布鼓當軒為擊來卧龍驚起出岩隈千峯  
秀色憑誰寫一帶澄江古鏡開無卷全是賊  
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礼拜歸  
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石菴春風吹落碧  
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  
邀來喫趙州茶石菴南泉因到莊所莊主  
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

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  
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  
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  
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頌曰土地堂  
前一分飯只為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  
身奉勸禪人休替嘆大圓智石上栽花分外  
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遍界無人歟一任  
狂風取次吹伊菴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  
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礼拜而出僧隨  
問州曰上座礼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  
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不是心方  
 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  
 從教大地如翻墨雪裏宗深深深汲古今淺  
 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跳出桃花  
 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下  
 空躊躇圓悟勸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到地

雜五

十三

起說說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林唱太平歌  
龍門遠別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  
 分明更為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鼓山建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  
 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采金剛南  
 際老番王反看欄柱入大唐牛首旃檀都管

了唯垂鼻孔不囊哉平堂辨心佛物皆俱不  
 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  
 魔羣穿却鼻南岩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解道鎮  
 州出蘿蔔吳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  
 拂子擎禪床為君擊碎精靈窟天上人間知

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華不是心佛不  
 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尼無著華岳三峯翠插天  
 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茶  
 頭十丈蓮開善餓鬼鞭死屍仙人札枯骨  
 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羣靈競出頭

不知何處為窠窟或卷伴倒腹傾腸幾个知  
 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  
 家第二機重若日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  
 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空驚起須弥高突  
 兀月林觀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  
 床眠抓者通身痒雪老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澄盡野狐涎暹及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窠廓中放出遠天俊鶴  
 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  
 是物吐吐遊卷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井卷  
 結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過天涯堪嗟

不入靜人耳空使西山月又斜息卷夫子  
 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  
 千衣源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  
 孔笛吹過汨羅灣如卷不是心佛物開口  
 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典劈面唾設六卷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鵝覷破門  
論五  
 前下馬臺通身冷汗黑如墨道卷南泉因  
 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  
 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已前師云也是王老  
 師兒孫蔡遂過本位頌曰彼此老來誰記  
 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几个  
 如今眼子青龍門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當時開大言黃藥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

宗門珠山如明明機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

旃旒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卷五

把威音論或膈本無位次可差排天日札黃

藥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絃貴一狀領過北洞

黃藥能施陷虎機奈何王老策指奇舌頭

反轉聊相問直得移身舊路歸南泉

問黃藥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藥曰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其便是長老見處否

藥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

只解輪鏘趁勢來良海印信失命有多少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

子無尋履空使行人說路頭佛慈泉昨夜銀

鑰跨箕尾蕭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寂寂凝如水佛慈泉問答分明已切

礎幾人於此見說訛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

運聽稚子歌龍門造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

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

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月堂李下不

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嚴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懶菴南泉因僧問師歸文室將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

却火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後未繫芳鞋未穿面不洗兮頭不裹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至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眉毛在也無 西兩堂各爭插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手把狸奴定死生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事恰似天明打五更 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途長王老室中巡邏了狼忙走出恐天光 刀舍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說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

頭高著趙州閃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

落人間虎虎狼烟起履者兵機不是將軍

孰辨伊兩段一刀坡下令滅風千古霸雄基

因通當換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銚未露時

日暮草鞋頭帶去暗中拊掌笑嘻嘻成非木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

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羅漢南伯牙之

絃驚膠可續調古風薄霜月可掬南泉南泉

龍象縫躡佛印才二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

無風浪自平鮮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

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

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羅門遠

安國安家不在共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

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

覩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斷

直得悲風動地愁佛燈助二堂前飯店重新

敗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步晚春

江景也風流 斬了猫兒問診師草鞋頭戴

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疎山如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覩

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覩面便翻身楚安方

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殿罷相爭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石若結水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磨  
 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開換  
 石裏藏金誰辨別野人但見鮮痕紅却被石  
 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至寶宗放去若  
 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南堂典二趙州牙如劍樹南泉口似血盆兩

維五

十七

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青蛇提起血腥臊幾個男兒有膽毛  
 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簡生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  
 業滿地老鼠奈何共牛游當日臨崖看潑眼  
 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去漁翁腰  
 帶好牽船魚牙言克已堂前開飯店股肱屋  
 裏取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一段好風  
 流或老休手按吹毛豈易為兩堂要活死猫  
 兒趙州上樹安身法多少傍人眼搭瞞別峯  
 甲南泉揮劍斬猫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權柄  
 一朝如在手分明看取令行時尼無看二

草鞋頭戴有說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表不  
 傳天子今時清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  
 說訛天下禪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  
 思者少負恩多木菴永趙州若在倒行此令  
 奪却刀子南泉乞命無門開盡力提持只一  
 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為  
 春風添小桃無事乾一刀成兩段擇得二僧  
 爭草鞋頭戴出猶兒無再生漢川共南泉因  
 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  
 師曰太僧生僧無對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  
 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  
 木人共唱無生曲大洪遂南北東西無不利

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厮結如相似鼻孔遼  
 天不著穿龍門遠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要賣  
 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  
 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  
 下爭酬價請續此句佛甲元貴賤非同價不  
 常个中交道沒商量趙州布衫應時用一任  
 閑人說短長泉大道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  
 希珍歷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  
 商量野軒遺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  
 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分付與園頭海  
 印信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

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保年勇不  
 作貴子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  
 說向人伶俐林僧見不見欺堂走南泉與歸  
 宗麻谷同去叅礼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  
 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  
 師乃相喚曰不去礼國師頌曰 國師欲見  
 蕤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  
 久經行陣奪旗旛法陽昭由基箭射猿統樹  
 何太直千个典萬个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  
 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  
 為什麼休登陟雪寶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畢忠  
 真三小同人去選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  
 或詠或彈琴夜靜更聞猶未捨忽覺天明歸  
 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海甲信漫漫大地盈  
 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  
 道夜行人路絕保年勇三人礼拜南陽去半  
雞五  
 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千里  
 自同風草堂清巧奪旁拈浪苦辛誰能於此  
 辨疎親落花芳草空岐路細雨斜風不元人  
 吳古佛珍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  
 道存目擊猶多事若遇知音請舉來雲石日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處開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龍門進同坑無  
 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開福年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  
 去礼國師瞻相好區區只到半途中疎山如  
 手携花鼓到城報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紫  
 頭書古字大家來步月黃昏月紫昌野店齋  
 餘聊問津作家平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凡無著越氣直語直眼  
 親手親峯恋競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施呈  
 盡要見國師猶隔津且金針紡出玉鶯  
 驚石女聲來不覆蔽剛被木人偷眼覷至今  
 兩兩不成雙為著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

如天好趁晴未出門時先算帳如何得到風  
 風城在堂恩圓相中間坐底誰更施女拜各  
 呈機國師道大遍天下不許尋常人得知橫  
 川珠南泉說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  
 麼師曰王老師二十年亦恁麼來曰只今  
 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頌曰 飢落寒潭護刻  
 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贏得  
 南泉一默酬虎頭上座趙州捧出菱花鏡王  
 老親拈白玉榼一擊當陽今瓦碎此心能有  
 幾人知幾人知兩個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  
 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錘為皎月團團  
 巖碧天趙州王老說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

光彩從來共宛然本覺一 劫落寒潭設刻舟  
 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 罷釣歸深搗一隻鴛  
 鴦落渡頭上方岳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  
 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 便打州提住棒  
 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 龍蛇易辨袖手難  
 謾頌曰軟纒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 眼瞳開  
五  
 死生一决英雄士文武 雙行將相才保年勇  
 龍蛇能易辨袖手最難 謾性淨秋空闊心清  
 巨海寬天涯毫末 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為  
 侶西江一吸乾南堂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  
 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 山待到齋時作飯  
 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 其僧自喫了却

一時打破家事訖床卧師不見來遂歸見僧  
 卧師亦去一邊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  
 住前住菴時有个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頌曰吹毛劔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  
 人情君征塞北戍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  
 平南堂 短袴長衫白苧巾啣伊月下急推  
 輪洛陽路上相逢着盡是經商買賣人虛堂  
 悉斬猫機用未為過猶勝廚中打粥鍋總有  
 此心招此報惡人無奈惡人何實兼源 南泉  
 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與某  
 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  
 子換銀彈子去頌曰盤走珠芳珠走盤當

揆脫畧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  
 也不難王坐辨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茶  
 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  
 啣取一莖草來頌曰類中難辨要分明戴  
 角披毛卒未醒啣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  
辨五  
 自真靈汾陽昭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  
 與誰同若啣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異類中行得自由披穿鼻孔卒難收  
 草枝啣得相逢處高卧深雲任白頭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  
 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

買曰我不問這個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  
 我用得最快頌曰 芥鎌使得快如風三十  
 青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  
 處通照覺 芥鎌三十文錢買親面高提第  
 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通  
二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  
 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  
 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芥鎌舉起袖  
 鋒露驚得沉牛過海東會 問路分明拈  
 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  
 味之談塞報流真如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  
 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通寄語行人

者精彩天童勿禪答問南泉款段徒勞  
 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翩翩孤馬下遙天  
 道場如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  
 却知有頌曰 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大為  
 智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西南看北斗狸奴  
 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  
 團團八角磨盤空裏走機推尋劈脊摸拍得  
 鼻孔失却口為問魯化一頭驢何似子胡一  
 隻狗四悟勤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  
 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弥大洋海裏翻筋斗在  
 山果二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

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嶽箕作斲斗 越鳥  
 巢南枝胡馬斯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  
 通千山都坐斷萬仞盡朝東天王總合掌那  
 吒撲帝鐘亥庵野老茶江神乞兒打筋斗  
 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朴翁南泉魯祖  
 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五  
 袂處師挿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个碍道不  
 得也被這个碍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只  
 是者个王老師說什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  
 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  
 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

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  
 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  
 口大回智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个  
 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碍塞不得  
 一句播天播地佛慈慈碍與不碍能吟霧起  
 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

哉正覺類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  
 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  
 放在首座前頌曰 寺將草料好供看何故  
 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  
 完全寶素源南泉訪百丈丈問甚麼來師曰  
 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

這是丈曰背後底咏師拂袖便出頌曰 八  
 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貴身  
 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龍門遠兄難兄弟  
 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  
 無風波自起石溪月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  
 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

漢披我疑五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  
 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  
 是堂頭老漢喫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  
 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  
 喫暗拳保寧勇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自小養  
 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

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揚上為垂垂揚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撫菴相南泉水拈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

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月井觀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木菴求南泉水拈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天目札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老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鐵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中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持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猶是未師終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曰頌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未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未識毫不了亂縱橫智門祚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頌曰 禪床驚振被襟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杖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龍門遠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

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權喜則是煩惱  
 則是元來也不懂喜也不煩惱何故為伊情  
 著到處乃頌曰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  
 然言語惡真个好滋味不向如來行處行丈  
 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弥勒安名立  
 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

人 文殊道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  
 吧吧地及其問者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  
 尚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  
 師喫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諍識得  
 伊跪下禪床便歸去任他鷄子搏天飛

并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  
 日在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  
 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  
 到莊喫油糍頌曰咄哉王老師赤穿身也壽  
 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恠典牛不出方丈  
 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

老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

鄰舍叫失驢已卷偷喫油糍賣弄口背年

老成魔謾神謙鬼著卷九阿魏無真水銀無

假老倒南泉可知礼也復卷封無業示衆曰

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

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

盡亦未免入駘胎馬腹裏去暗漢但恁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  
 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脉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  
 射鵬人 鼓山挂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 明馬祖 一日  
 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角  
 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  
 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  
 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頌曰 犀牛角子用多時  
 問着元來捉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  
 雨去難追 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角護道曹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道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屢卓然頭角出空  
 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圍樂中字有來由  
 誰知桂轂千年魄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屢其誰得自由侍者不  
 知頭角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冷相  
 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某  
 犀牛角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盡  
 不全收拾取兩餘風月滿長川 佛堂均 扇上犀  
 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幾教戴子重拈  
 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佛曰或云 炎暑燕人汗似  
 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揮休問犀牛在拈出  
 清風宇宙涼 元上略 犀牛角子有來由幾度拈

采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曉一番雨過碧潭頭相老肩子分明都破了盃官却又索摩牛

須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天目北

盟官一日謂衆曰虚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頌曰南泉

王老太無端却逐盃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禁上免它禪會錯欣歡南泉稱虚空為鼓須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應卷華國師嘗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手至今天下勿聲冤野牛干盃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頌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眼也較滿山半月程上方益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天童亮廬山

歸宗智常禪師和馬祖一日刻草次有講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鹿行沙門師曰你鹿我鹿曰如何是鹿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廬岳宗師接

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莽座主驚忙怕起  
道窟心錯是非亦勝雅大用縱橫擊電機  
迦羅眼尚膠禱迷徒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  
去一隨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鈞大體還  
他肌骨好不茶紅粉也風流高筆昂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

高莽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橫川珠

歸宗示衆曰吾今欲說禪諸子捨近前大衆  
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  
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趣呵呵大笑歸方丈頌曰無學彈指起圓  
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我觀音行棒頭指  
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為津梁國悟勤歸宗因

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  
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  
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雜五 廿七

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頌曰堂堂非  
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取更何言外見親疎寶葉源歸宗因小師薛  
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  
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

道來道來僧絕開口師又打頌曰 五味典  
 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峯下今行時凜凜清  
 風誠可畏石君明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  
 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苦蹉過叢林幾後  
 生長蓋卓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  
 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  
 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  
 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問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  
 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  
 僧無語師以棒趁下頌曰 三聲鼎蓋普門  
 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

花片點莓苔絕非油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個見  
 在一任選取頌曰 觸日菩提一撮沙示渠  
 三个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  
 落花海印信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  
 須弥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是妄  
 談否師曰入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  
 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着李倪  
 首而已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  
 割不回頭滿地生荆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  
 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  
 駿如風追不及佛慧來芥納須弥特地疑琴

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慶管轉神機  
 唯自知惟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佛心才芥  
 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  
 書來屢跳出當人智鑑中禾山方用盡自己  
 心笑破他人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喝一喝雪堂行萬卷詩書一時頭念  
第五  
 總跨宗門便施謀畧古歸宗真老作只頑滯  
 彎弓不知誰見雙鷗落絕毫絕釐如山如岳  
 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窳廓燕祥步  
 韶州乳源禪師嗣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  
 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德者出來試道看有僧  
 出總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頌曰 祖意西  
 來豈易量擡眸已是錯承當閻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鑊湯此山應西來的的意何  
 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  
 身佩辟兵符趙善期通判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嗣馬祖住山後馬祖令  
 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个什麼便住此  
 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  
 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  
 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  
 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  
 四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頌曰 只

拈馬祖金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  
 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一問清荷衣松食  
 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即佛  
 萬年千載不成塵野雲南郎心蕪薄妻永清  
 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遭一笑半生誰  
 信守孤燈簡百秋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

雜五

十九

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什麼處下口  
 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杖子來頌曰 大梅梅  
 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  
松源岳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  
 不足從前生咬破為他梅子熟多時辛卷傳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

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  
 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  
 知那個親那個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  
 審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未日上方  
 大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  
 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  
 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掠虛  
 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  
 死爐鞴若解除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  
 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刻  
 時已驗親疎家抱荆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

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鏈當面擲隨機  
 俊鶴趨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未  
 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下平待得權衡  
 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心即真生死有無  
 佛虛名如電拂俊鶴持天飛不打藤邊鷄是  
 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權  
 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  
 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懶甚竹籬茅舍  
 酒旗斜一个葫蘆飲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  
 歸來滿地是桃花香甚堪苦瓠連根苦甜瓜  
 微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應甚華佛  
 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舌無骨髓月蓮花火裏栽雲集若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賊叫屈無門大接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盡  
 盡官聞之乃曰一个棺材两个死漢玄沙云  
 盡官是作家靈寶云三个也有頃曰活中  
 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  
 到處盡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關比隣  
 月堂昌二因事長智認渠遺累反身曉行全  
 家富貴競頭堪薦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  
 捉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犁水過膝  
 婺州五洩山靈照禪師詞馬祖遠謁石頭便  
 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

頭隨後召曰聞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  
 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  
 拄杖棲止焉頌曰石頭據坐五淺便去石  
 頭喚回却成多事翠岩在途在舍若為酬  
 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  
 邊無觸龍門遠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  
 眼一齊開要知不既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  
 來成枯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雜五

